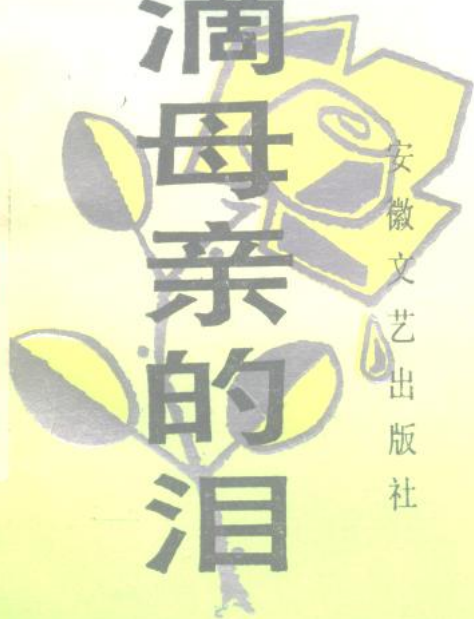


恋爱婚姻家庭报告文学系列之一



第一滴母亲的泪

安徽文艺出版社



恋爱婚姻家庭报告文学系列之一

第一滴母亲的泪

本社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第一滴母亲的泪

本社 编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200,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

统一书号：10378·156 定价：1.50元

1529/05

前 言

恋爱婚姻家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情绪，也是稳定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日益深入，恋爱婚姻家庭领域也正在发生迅速而显著的变化。新旧生活方式的更替，伦理道德观念的变更，渗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从而引起一连串的反响，骚动和不安，探索和思考。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社会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从理论上研究这些问题，如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由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急骤缩小为三位一体的小家庭；恋爱婚姻价值观念的变化，物质利益、亲属的政治地位，不再是决定婚姻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等等。报告文学家们则用大量丰富、生动的生活事实，为理论工作者们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资料。我社选编的恋爱婚姻家庭报告文学系列丛书，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一滴母亲的泪》是这套报告文学系列丛书之一。它

由三组不同内容的作品构成。第一组作品以《永不褪色的画》、《他与法国姑娘欧梯乐》为主，主要描绘现代幸福家庭的生活画面。《永不褪色的画》写曲啸夫妻患难与共的生活经历。他们屡经磨难，各自却用“自己的行动和心的真诚，缝补起破碎的家庭，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金字塔。”而后者《他与法国姑娘欧梯乐》是写中国青年田力与法国姑娘欧梯乐的恋爱经过和婚后生活。他们的恋爱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许多人都不理解，甚至遭到非议，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直至邓小平、邓颖超等老同志亲自出面过问，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婚后，田力去了法国，他们的爱情又经历了新的考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家庭演变的实质将越来越趋向一致，那就是：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某些外部因素（包括物质利益、亲属关系、社会舆论等等）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内在因素，即夫妇本身的需求与利益、精神与文化素质、价值观与道德之文明程度、自我实现的愿望和对事业的追求等等，将对保障婚姻的成功与家庭的巩固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巩固家庭》，苏联戈洛德著）。

第二组作品的份量比较重，一共选了七篇，这些作品多把触角伸入不幸婚姻的家庭生活，和现代青年的恋爱婚姻领域。列夫·托尔斯泰曾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我们从《死缓……》、《荒滩桑小做蚕难》等作品中，却可以找到这些不幸家庭的共同的不幸原因：旧的伦理道德对人们的精神束缚。《死缓……》和《荒》是写两位知识分子不幸的包办婚姻生活。他们想离婚，却又被人们指责为“陈士美”。于是，前者田考在对家庭生活彻底绝望之后，滋生了杀心，可耻地堕入了犯罪的泥坑；后者魏中二十八年来一直

和妻子维持着虚假的夫妻名分，一个做苦行僧，一个守活寡，两人同时葬送了青春。田考杀妻固当令人愤恨，但是，由他父母包办的不幸婚姻难道不是导致他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魏中、田考因为受了更高的教育而不满过去的婚姻，其中有无合理的成份？《荒》的作者提出：“为什么人们能够承认，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一个人的理想、情操和人生观，却不肯承认也会对同属精神领域的爱情观、婚姻观发生影响呢？”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八十年代离婚案》和《第一滴母亲的泪》等作品，是写八十年代青年人多向性的家庭破裂和婚前性行为给女青年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它们反映了对外开放以后，各种思潮在青年一代中所引起的迷惘和思索。

第三组作品，主要反映家庭生活中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子女教育问题。《中国的“小皇帝”》一文，以较长的篇幅生动地描绘出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独生子女们的生活画面，令人焦灼而不安。这个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现在已引起人们广泛、密切的注意。《兽性的证明》等作品，则记下了青少年的犯罪经过，他们是如何从灵魂的堕落滑向犯罪的深渊，在他们犯罪的背后家庭又该承担多少责任？

此集所选作品，内容丰富，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和可读性。今天，小说面临着新的挑战，而报告文学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它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因为，它比小说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它的情节和内容都不允许有任何杜撰和虚构，它必须以其真实震动人心，而愈真实的作品就愈生动。同时，

报告文学作家们为了将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迅速发展起来，在艺术形式上也作了多种探索——有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也有第一人称的主观抒发；有对抒情诗、抒情散文的借鉴，也有对意识流的大胆运用。我们在选编过程中，注意博采众长，以飨读者。

由于时间匆促，此集在选编内容和编辑体例上均有不周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对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

编 者

1986.6.30

目 录

前 言	(1)
-----	-----

永不褪色的画

——曲啸和他的妻子冯玉兰	刘文新 王斯平 (1)
从火焰走向月夜	蒋 巍 (9)
佼好的伴侣	卢 程 白 云 (21)
他与法国姑娘欧娣乐	田南帆 (31)

死 缓	李康美 焦彤承 (40)
-----	--------------

荒滩桑小做蚕难

——一桩拖了二十八年的离婚纠纷	
	谢致红 黄 江 (56)

封建礼教仍在“吃人”

——八十年代怀远县农村发生的一场爱情悲剧	
	姜永峰 (82)
一个东方女性的命运	孙秀山 姜利国 (97)
一个画家的二次婚姻	朱幼棣 (132)

八十年代离婚案·····	李宏林 (139)
第一滴母亲的泪·····	柳 明 (171)
她在春天里死去·····	张小草 (196)
中国的“小皇帝”·····	涵 逸 (208)
不光彩的一幕·····	高红十 (260)
兽性的证明·····	琼 芳 (274)

永不褪色的画

——曲啸和他的妻子冯玉兰

刘文新 王斯平

—

北国茫茫的雪野上，移动着一颗红色的斑点。象火，象盛开的金达莱。近了，是一个勒红头巾的姑娘。

经过长途跋涉，坐汽车，换火车，姑娘终于走进盘锦劳改农场一间被冰雪覆盖着的小屋，没有火，小屋冰冷。她坐在炕沿儿上，垂着头，默默地接受一个男子目光的扫瞄。终于，她想起了自己的使命，仰起脸，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你，就是玉兰吧？”

她点点头。不用问，面前的这位男子便是叔叔信中说的曲啸了。

叔叔冯秋成，在农场当汽车司机。早在嫩江时，就对曲啸有所认识。曲啸的为人，给他以好感。他一心要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曲啸。

玉兰初中毕业，在兴城乡下的老家里当妇女队长。正值豆蔻年华，烂漫纯真。读了叔叔的信，她没往心里去，总觉

自己还是个孩子。但叔叔不罢休，信又一封封地接踵而至。叔叔并非一心要把侄女推到火坑里去，而是他看中了曲啸的才华，并相信曲啸这样能给别人温暖的人，也一定能给他侄女带来幸福。他在信中一五一十地讲了曲啸的坎坷遭遇，他只知道，不能向侄女隐瞒真情，只说好，不说坏，那样以后要落埋怨。他不知道，正是这无情的现实深深刺疼了侄女的心。玉兰是个极为善良的女性，温柔贤慧，乐于助人。而眼下的现实却使她加倍地震惊起来。那么好的一个人儿呀，刚大学毕业，就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妻子又和他离婚……她顾不得世俗的冷漠，女子伟大的同情心使她变得坚强起来。她决定用自己的青春之火，去烤化生活的坚冰，去温暖在寒冷的天气里衣服单薄的人。

目测顺利。双方印象尚好。

曲啸：她是个共青团员，不嫌弃我是右派，她是个少女，不计较我结过婚。风雪天，千里迢迢地从乡下来到劳改农场，难能可贵。这真是个奇特的女子。

玉兰：他坦率，真诚，礼貌，无私。虽蒙受冤屈，却时时不忘党，相信党，为党尽力，报效国家，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我不承认。

曲啸：我听惯了恶言冷语，我的心已经麻木了。然而唯有她，说我“不是故意当右派的”。这是我有生以来读到的第一句最美的诗。我心热了，酥了。我会铭记它一辈子。世界上，竟还有这样好的人。

玉兰：我是好人，你也是好人，不是右派。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大白的，很快咱们就结婚，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咱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

见面后的第三天，他们结了婚。该给玉兰点什么作为新婚的纪念呢？家里什么也没有，曲啸想了想，就把手腕上带的一块半旧表去下来，说：“玉兰，别的人家结婚，彩礼成箱成柜的，瞧我这儿，真是对不起。我身上仅有的值钱物，就是这块表了，送给你，作个纪念吧。”玉兰说：“我不要彩礼，一分钱不要。真的，若为了彩礼，我能跑到你这儿来吗？至于这块表，还是归你保管为好，你在农场教书，用处可能更大些。”曲啸仍过意不去，就上街给玉兰买了双带襟的布鞋。这便是丈夫对妻子最珍贵的馈赠。当时，曲啸有十一块钱。玉兰身上有五块钱，加在一起十六块，这便是他们的家产了。

二

婚后，曲啸教书，玉兰背镢头领着农场的那些职工家属们垦荒、种地。艰苦归艰苦，乐趣归乐趣，翌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风暴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灾难的日子降临了，曲啸被揪去没白没黑地斗，受尽折磨和凌辱后，一下又关进了牛棚，工资停发，连生活费也不给。玉兰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她不但要抚养儿子，操劳家务，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她接受了群众大会的一次次批判，但她一口回绝了要她与丈夫离婚的建议。当初她不承认丈夫是右派，现在更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反革命。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玉兰就背着儿子去地里挖野菜，回来做成简单的饭食给曲啸送去，不久，她又到金县把婆婆接来，只求人能够团聚。

曲啸入狱了。他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玉兰一手背着孩子，一手搀着婆婆，去狱中看他，家人见面，便哭成了一团儿，看守不让哭，说再哭就不让接见了。于是，一家都止住哭声，只让泪在脸上无声地流。玉兰感到没什么赠送，索性把身上的棉背心脱下来，给丈夫披上，说：“你一到狱里，俺就不能照顾你了。俺不在你身边，你千万要注意身体，别让凉着，病着。”

曲啸带着手铐默然伫立。只用那脉脉的含泪的目光向亲爱的妻子表示着深深的敬意。他沉思良久，说：“玉兰，我们离婚吧！”

玉兰一听就哭了：“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呢？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曲啸说：“不是我们感情不好，当初你不嫌弃我是右派和我结婚，我一辈子都感谢你。可现在我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你才二十几岁，怎么可以因此断送自己的一生呢？”

玉兰：“我不同意。你不要灰心，我有双手，我能劳动，我等你回来。”

谁知，在狱中，专政队强行发给曲啸一张离婚证书。想到不能再给心爱的妻子带来幸福和欢乐，为了他们母子不再遭到更多的牵连，曲啸思索再三，毅然在离婚证书上按下了指印儿。

三

家抄了。可怜的婆婆愁肠欲断，憔悴不堪。玉兰决心照

顾老人，专政队却硬不让她和婆婆在一起。把婆婆赶回金县，把玉兰赶回兴城娘家。

玉兰还没到家，曲啸判刑的大布告就被专政队贴到了娘家的大门口。这真是最厉害的一招。一时，村里议论纷纷，黑云压城。老实巴脚的庄稼人，胆小怕事，经不起舆论的磨压。爹爹一病不起，大弟上了吊。接着，在部队当副连长的二弟也受株连转业了。玉兰感到了命运的冷酷和人世的艰辛。家里呆不住了，她决定到外地去躲一躲。她带着孩子，沿途乞讨，风餐露宿，终于来到山海关北边一个小山沟里，找到了她的一个远房姨母。姨母厚道慈善，赶忙安排她们母子落了脚。不幸叠不幸。没过多久，姨母不知得了啥病，却猝然死了，为料理姨母的后事，她操劳过度，心力交瘁，病了。经医院检查，是急性肾炎。孩子也病了。她没钱看病，医生说：“你的病不治，很危险，再说，还有孩子呢。”她住院了，一住好几天，这便塌下二百块钱，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他们母子身在异乡，举目无亲，生活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她曾想到死，一死解百愁。但孩子交给谁？不能死，活着，她想，为了丈夫，也为了孩子。可靠什么生活下去呢？犹豫复犹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终于下了狠心，这狠心，就等于在自己头上插了根分文不值而又决非小可的草棍儿。一个山民帮助她还了二百块钱的债务，他们母子感激不尽，就跟他来了。这是一个偏僻山村，水瘦山寒，日子相当的苦。吃地瓜，挖野菜，一年四季也穿不上一件象样的衣服。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有了一个儿子。不幸的是，那山民手上生疮，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四

温暖的阳光终于洒在了坚实的土地上。一九七九年，曲啸出狱。二十年的冤案一笔勾销。看到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少好心的人劝他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开始新的生活，在给他人物色的女子中，条件好的也不乏其人，但都被他拒绝了。他食不甘味，睡不安眠，充塞他心中的，仍是这些年他在狱中常常挂念的事情。玉兰在哪里？他们母子怎样了呢？他四处打听，终于从朋友那里得知玉兰的下落，了解到了他们母子这些年辗转他乡含辛茹苦的生活和悲惨遭遇，他坐上火车，来到这远隔人世的大山里。他打探到了他们母子居住的那座破旧的四面透风的小屋。

他知道，他们家庭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他不应该去过多地埋怨什么，计较什么。玉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看见了玉兰，看见了多年不见已经长高了的儿子，看见了那位憨厚善良的山民留下的孩子，他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向前迈了一步。

玉兰听说曲啸接他们母子回去，惊呆，慌乱，半天说不出话来。

“真的，玉兰，我接你们来了。”曲啸又重复一遍。

“我，对不住你。”话没说完，玉兰的泪就哗地流了下来。

“不，不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你做的都很好。我是了解到你的处境后，才专程来接你们母子的。”曲啸看着玉兰说：“在我不齿干人的时候，你不嫌弃我，和我结婚，

给我温暖和信心，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说过，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请你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两个儿子，两个父亲，这该怎么办呢？”玉兰想来，不由又是一阵心酸。

“不就是这个孩子吗？”曲啸说，把那孩子抱起来：“他父亲是谁我不管，只要是你生的，就理应是我的儿子。从现在起，我一定做他的好爸爸。”

玉兰定定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象审视一块多年不见的瑰宝。忽然伏在他的肩上，呜呜地哭起来。

五

他们又回到了盘锦，回到了那个名曰“新生”的劳改农场。那个冬雪天，曲啸和玉兰在这里成亲，而艳阳高照的今天，他们又在这里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不同的是，当时一个是少女，一个是孤身，而今天，却有了这么一个四人三姓的特殊结构的家庭。

这年夏天，营口市教育学院求才若渴，通过线索，发现了曲啸。一九八一年，曲啸携家迁居营口。

阴霾遮不住太阳，薄纸包不住大火，尘埃腐蚀不了金子的光芒。他的才华、知识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有什么能比这更幸福的呢？他不知疲惫地工作，迎来送往，发奋著述，通宵达旦……

玉兰在教育学院办的《教育学报》编辑部当资料员。为了丈夫能够更好地工作，不使杂乱的琐事影响他的情绪，她把全部家务活儿都揽了过来。买米、买面、做饭、刷锅、添

置衣物、教育孩子等等。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在诚挚地尽着一个妻子的责任，无私地奉献，默默地牺牲。

这对患难夫妻，虽历经坎坷，屡遭磨难，却用自身的行动和心的真诚，缝补起这个破碎的家庭，建起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金字塔。幸福甜美的生活也在他们面前绽开了蔷薇花般的笑容。